

相命記

賽半仙（黃介山）

（ ，鐵口賽半仙的四徒弟排成一列，齊步進入舞台。每人手中捧著一種相命用的器俱，籤筒，香爐，燭台，八卦等。大聲喊：喔～，繞舞台一圈後開始佈置相命桌。）

大徒弟：（大聲向後台喊）拜請師父賽半仙入堂就坐。（囉鼓響，半仙大搖大擺慢步入堂，四徒弟趕忙幫助師父就坐，並點香點燭準備一切。）

大徒弟：（大聲喊）退堂！（四徒弟於是再排成一列，低頭倒退，入後台。）

半仙：文王籤卜靈卦。老的來卜吃百二，囡仔(小孩，gin-à)來卜 癩(不會 bhē)流鼻；阿伯仔來卜釣大魚，阿姆仔來卜飼大豬。來啊！阿叔仔卜賺錢，阿孀仔卜子兒；阿兄卜細姨，阿嫂仔要捉伙記(情婦 hue-gj)。卜好免歡喜，卜壞要(不要，mài)受氣，也若(na)是卜無準者免提錢。人講做大官或是做乞食是命所定，不過你若來補運換名，也會改變你的運命。

來阿！手相，面相，骨相，或是肚臍相！龜卦，籤掛，聖卦，或是長衫疊馬褂！有相着有差，有卜心着會快活。今！東請太上李老君，西請原始天尊，來保庇我賽半仙生理好到嘴仔笑咬咬(微笑 ciò-bhūn-bhǔn)。

商人：（向觀眾）唉唷！近來景氣真正壞，老身的彼間店，開到要空腳翹(跌倒 kong-kā-kiau)。別人的，蹲的蹲，倒的倒，實在真悽慘！聽講賽半仙真會(ghǎu)指點， 癩給(hō)人嫌，無人來去給伊試看覓。（轉身向半仙）先生啊！最近十大建設，給我大無閒，大賺錢，有錢到不知按怎樣開(花錢)。而且第十一大建設也來，講要起什麼死人公的紀念館，我想我會給錢壓(deh)死，所以想要來抽一支籤，請先生來指點，教我開錢會爽快。

半仙：嗯.....，觀看你的面色白中帶青，所說之言，難得相信。我看你的話中有話，必有他故，另有文章！

商人：（驚奇狀）先生啊！你所講的是什麼意思？我三餐魚肉，出門坐車，到處人人扶扶挺挺(奉承，pō-pō-tann-tànn)，什麼講我面色白中帶青，𧄸輸講我有犯着什麼煞，驚到要破膽。

半仙：（點點頭）正是！男重天平，女重地閣，你的頭瓦暗中白色的陰箭，在我一支照妖鏡之下，原形暴露，你是白賊不得。老實給你講，你是犯着「月經不順」也。

商人：唉唷！先生啊，你越(lu)講越離譜。我是堂堂的男子漢，哪裡會「月經不順」？你着看卡真足(清楚，zin-ziōk)才好。再講我來是要給你算命，不是要來給你治病的。

半仙：（無可奈何地點點頭）我知影了。我講「月經不順」者，對恁生理人來講，就是每月着去稽徵處加伊「紅」一下；此外一年着要有三大紅，五月節一大紅，八月十五又一大紅，到年底着要加伊大大紅一下。你的面色白中帶青，心裡悶悶不樂，就是出在這種的「月經不順」了。

商人：果然先生厲害啊！坦白講我冬餘年前標着一個工程，賺淡薄，卻是想不到續(竟 suah)有人來糕糕纏(胡攪蠻纏 gō-go-dǐnn)，講什麼我有走稅漏稅之嫌，一日到晚不是要查帳簿就是要查傳單。有時好禮要請我去吃早餐會，實在纏來纏去真干苦。不知先生有什麼妙策來對付否？

半仙：按呢好！無來加伊卜個卦看覓，看周公鬥法桃花女，有什麼仙計妙策來除鬼斬妖！來！加我講你的生時日月。

商人：今(現在，dann)！我續(竟)未記得民國幾年生的。干那(只，gān-nā)會記得出生彼一年，遇好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，過轉年日本人在台灣開始「改姓名運動」，阮老母看人改姓名就會當配給物件較多，就吵阮老父來改名。我的名字叫做阿吉仔，阮老母就建議改做アキラ (Akira)。我的老父聽到真生氣，就講若要改名着改做「太祖爺」，那無就霎改。我就是彼一年的五月生的。

半仙：子丑寅卯，目虱家蚤。嗯！那按呢算起來你是相(生肖屬，siùnn)兔，是己卯年，也就是 1939 年出生的。甲乙屬木為東方，丙丁屬火為南方。好！我來加你卜一個龜卦看覓。（用鼻聲唸）海龍君三橋有財神明卜卦白虎大人一仙喔！問著現有相兔阿吉仔心艱難，願太上李老君派東營兵馬到壇前來哦！除鬼斬妖啊！

商人：先生啊！怎款？

半仙：真好！照這個卦來看，叫做「山豬追狡兔」。俗語講「狡兔有三窟」，所以看起來山豬也無什麼辦法，不過狡兔需要鬼頭鬼腦來應付，若無仍然危險。

商人：先生，那按呢着按怎？那個查帳的山豬比我較少年，又較粗大，我哪裡有法度(辦法，huat-dō)甲伊對抗！

半仙：來！我加你講（耳語）。

商人：妙策！果然妙策！（突然若有所失）不過聽講公務人員上酒家，若給人捉着時會免職，我想對方恐驚不敢去。（一邊搖頭一邊懷疑）

半仙：哎呀！憨兔啊！（再向商人低聲耳語）

商人：（拍手大叫）哈！哈！確實半仙厲害！我這隻憨兔果無想到「地下酒家」，實在真鈍(笨，tuī)！按呢好，我一定要加彼隻山豬灌到醉醉醉。給伊在猪糞舍大吐一吐，就捉我這隻狡兔贖着。（急著想要離開）好！先生你請。

半仙：且慢！

商人：（恍然想起）啊！有影，續來(未)記得加先生謝禮，真失禮（拿一張大鈔票放在相命桌上，轉頭離去）。

半仙：（看鈔票，若有所思地說）按呢無夠。

商人：（驚奇狀，並再取出一大束鈔票置於桌）。

半仙：（假裝不在乎錢）無夠就是無夠了。

商人：唉唷，先生阿！到底着外多，你干那無夠。（從口袋裡再取出一疊，拿到手裡）

半仙：唉！先生不是彼個意思了。你有謝禮或是無謝禮，攏不要緊。（一邊說一邊把桌上的錢，連商人拿在手上的那一疊都收起來，放入口袋裡）。我講無夠的意思就是指干那「去酒家」是無夠額了。你不當忘記你犯着的是「月經不順」呀！

商人：（若有所悟）哦！.....敢真是「那個」（用指頭做金錢狀）物件彼尼(那麼，hiah-ni)有力嗎？

半仙：哈哈！青天白日滿地豈不是攏紅嗎？哈哈！

商人：（搖頭嘆息）我看破財消災，以外大概無什麼好辦法了。（搖頭退場）

（老娼進場，手搖紙扇，擺臀弄姿，向觀眾喃喃說詞）：什麼彼個尼龜孫(Nixon)，講來真夭壽，無代無誌來停越戰，害阮中山北路彼間續變無輪(liàn)，強強要四腳朝天。想起彼當時，愚豬愚猿滿店頭，今仔日較輸一間江山樓。怨嘆無較綫(沒用，bhō-kah-zuah)，趕緊入內卜一個卦。（轉身向半仙）哈囉！先生，無閒否！

半仙：無事不入三寶殿，有何貴事，說來就是。

老娼：（吱唔其詞）啊，啊着想要卜一個卦。

半仙：嗯！是什代(何事)？是去踏着牛屎或是滴着鳥屎。或是去煞着，冲着，打驚着。或是要娶媳婦，嫁查媒仔。或是起大厝入大樑，或者是做風水，算日子？

老娼：不是啦！想要問事業做生理，就是彼羅(那個 hit-lō)免本錢生理啦。

半仙：（點點頭）按呢好！男左女右(正 ziann)，無伸出你的手來我看覓。（詳看掌紋）真明！真美(sui)！這條線表示「雲開月出正分明，不須進退問前程，桃花好運天註定，利和情吉萬事成。」所以講你的生理是一帆風順才對。而且你生做膨皮仔膨皮，肥軟仔肥軟，兩胸又豐滿，兩眼又迷人，所以生理一定是真興旺。

老娼：先，先生啊！我本身並無落海招待人客。是阮店裡有腰仔，拾仔，惜仔，罔市仔，她們才是豎(站，kia)在第一戰線，我不過是做她們的總司令而已。近來無知按怎，生理黯淡，戰場續來移入去阮對面的巷仔內。害我這個總司令一日閒仙仙，真干苦。

半仙：那是按呢，我着愛進一步摸骨和相肚臍才會知。

老娼：什麼！（驚怕狀）着愛相肚臍？

半仙：無不對！肚臍算來是位在中心指揮點，上通心臟，下達要塞，是情報聯絡的要站，也是兵家必爭之地，所以講相肚臍就會可知一切。

老娼：甲按呢嘛無辦法，就殘殘(不管三七二十一，cān-cǎn)給你相一個啦！（拉高上衣，露出肚臍）。

半仙：（一邊摸骨，一邊相肚臍，此時老娼因刺激，身體漸向外傾斜）唉唷！嘛着坐倚(靠近，uà)來！

老娼：先生啊，都阿有影摸羅到身軀齊震動，確實是神經和情報的中心。

半仙：臍歪西向，冲犯着西方。

老娼：那是什麼意思？着按怎樣補救？

半仙：我看你和西方人的生理已經無望了！你着趕緊準備小金銀各七百，白錢十二張，小三牲一付，Hot dog 一大條，向西方化吉。同時着化裝肚臍，並改變策略，放棄土產貨，向外進口外國傢絲，大大宣傳，生理就會起死回生。

老娼：肚臍着化妝？是要按怎樣的畫法。

半仙：真簡單，只要記得「紅美黑大方(大範 duā-bān)」和「姜太公釣魚離水三寸，願着上鉤」這兩句俗語就有夠。就是先用黑色在肚臍上打底，了後用紅色的粉膏在彼畫一字「丁」字。來代表姜太公的魚鉤仔，用來勾自願上勾的壯「丁」。

老娼：（喜而微笑，急欲離去狀）先生，真多謝。

半仙：且慢！

老娼：（突然想起）啊，有影着要加先生謝禮。

半仙：當你向西方化吉的時，着愛一邊拜，一邊念咒，按呢講「水手爺，腳翹翹，面皺皺，保庇大豬來進朝。暗路也敢行，父母罵不聽，狗吠也不驚。心忪忪，神茫茫，入門褲袋據阮摸」。

老娼：（很高興地）先生啊！這一點點仔給你飲茶。（把紅包塞給半仙）

半仙：阿着彼工夫，無着免啦！

老娼：有閒着來阮店仔迤迤喔.....（進入後台）

（工人進入舞台，音樂奏《什麼叫做愛》）。

工人：（大嘆息）這是什麼款的社會，什麼款的世界。在阮失業的時，續給所愛的人來放棄。失戀和失業的滋味，好親像飲酸醋咬着嘴舌。軟弱的人，有的吊豆(上吊，diào-dāu)，有的跳乾埤。好加在，阮是農村出生，吃過干苦的蕃薯。今，來到半仙的店前，着加入去問阮出頭天的日子，是冬時(何時)？

半仙：這位青年面結憂結，倒底有什麼苦楚，需要先生豆(一起，dài)幫助？

工人：先生，阮本是農村出生，每日着出門巡田水。因為稻穀換肥料，致到農村消條，害阮每日腹肚夭(餓，iaū)。無法度四出做工，只求顧一個嘴空。最近因失業，續給阮所愛的人來放棄！進無路，退無步，不知按怎才好！

半仙：聽起來真當同情都對。不過聽講三百六十行，最近又增加新一行，就是做「孝男」。不知你曾去試過否？

工人：唉！做「孝男」早就試過了。幾冬前某公司的董事長死老母，阮嘛給人請去做「孝男」。結果無彩我哭到大嘴開開，干那布袋嘴，卻因哭無目屎，續給人踢出來。了後聽講薑母真好用，所以老嗅頭家死的時，阮着用薑母擦目暍，也紅，目糞也促促流。想不到續給人贊美講哭得好！哭的妙！哭得像娃娃叫！（北京語發音），總講彼一回哭二百元，算起來也是癩(bhē)壞了。不過，敢也有什麼號人，要死給咱們哭啦。

半仙：有影都對，做「孝男」也不是每日可靠會住的頭路。噯.....，那無做「乞食王」什款？你也知咱的社會真黑暗，真混亂，連車也黑白來，每日因車禍來斷腳斷手的人真正多，不知你有意思叫他們集中起來，每日將他們載去十字路頭，給他們四處去分，冥時再加他們載倒轉來。按呢來做「乞食王」嘛癩(bhē)壞。至少也比「乞食趕廟公」高一級。

工人：先生啊，我是堂堂的男子漢。做着查埔人要緊頭一層就要有志氣。今仔日若不是我有堅定的志氣，在事業和失戀的痛苦下，早就去走短路了。所以講做「乞食王」並不是我所想要做的了。

半仙：想不到你這位青年人，也有這款的志氣。那無你想要做什麼？

工人：既然先生在問，我就坦白來講。在我做工人的時，看見有真多的兄弟，受人壓迫，受人剝削，我時常想要組織工會來領導罷工，卻受限制。也想講無來起工廠，提高工資，來幫助受剝削等男女工人，不過想是想，無資本總是無法度。此外阮嘛想講無來做其他較有意義，較積極的代誌.....總是.....。

半仙：俗語講「天助人自助」，既然你有彼尼美的心，上天必癩辜負你。今，這，彼個錢箱總取去，去做你所愛做的代誌。

工人：（激動）先，先生啊！你，你.....○

半仙：無必驚惶(hiänn)，我知你是干苦出身的蕃薯。（強有力地說）在你踏入我的門時，我已經看見你的眼神有活，眉彎而秀，兩耳垂珠，山根有力，是我從來看過的優秀可靠人才。雖然過去你吃苦吃虧真多，不過你的時運到了。眾天神天軍將派兵助你。不必驚惶，去做你想愛做的積極的代誌。你的出頭天的日子到了。哈！哈！哈。

工人：阿呢好，謝了先生。濁水溪的水轉清的時候，再來拜謝。（匆匆提著錢箱入後台）

半仙：保重身體，也祝你一帆風順！

（一官員頭戴官帽，手纏繃帶，上氣接不上下氣地跑進來）

官員：先生，趕緊給我算一個命。

半仙：到底是什麼代誌，使你走到心狂火烈？

官員：無了，緊給我算一個平安運啦。

半仙：嗯！你頭大面四方，肚臍在腹肚中，頭戴一頂金鑼鑼，褲腳掀開又毛鬚鬚。你吃飯用嘴空，喘息用鼻空，不過百美中不足一項，就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，而且軟骨又欠氣力。照看你是真健康，為什麼手來纏繃帶呢？

官員：這，這.....。

半仙：是不是家庭起了風波？

官員：不是啦！這是纏假的啦。

半仙：什麼？纏假的？你越講我聽羅越胡塗。

官員：唉呀！講來話長了。（一邊說一邊解開繃帶），最近阮彼個豬糞廠廠長在開批(信，pue)的時，忽然手來炸斷，目睷也炸去一粒，實在給阮真着驚。所以我這個運輸課長，那無趕緊將手假影纏起來，我哪有好的借口來叫別人開批呢！（嘆息）。

半仙：喔！是按呢喔！想來到你頭腦簡單卻也會曉這步，我想我着來拜你為師才對。

官員：唉唷！先生，你嘛不當按呢講，阮做着一個小小的官，每日弄着看人的面色做事，實在嘛是真干苦。而且着又精通 Polanology，確實每日的生活不是好滋味。

半仙：什，什麼叫做 Polanology？先生什麼天書地經都弄讀透透，卻未聽過 Polanology，到底那是什麼高深的學問？

官員：唉！講來真見笑，彼個就是扶卵脬(諂媚逢迎，po-lan-pa)學了。話講倒轉來，自從那次的批信爆炸後，我實在癯吃癯暈的，精神真干苦。真需要心內有平安。

半仙：嗯！心內有平安，確實是較好做一個官員。俗語講「良心做事，鬼也不驚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官員：那按呢講，先生啊，彼羅款批是不是就癯飛到我這裡來？

半仙：這，這我才不敢保證。人講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，我看你那真正要愛平安者，就要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，否則沒有其他的好辦法了。

官員：先生啊！唉！我嘛時常想講要辭官回故里，轉來去阮彰化八卦山腳做生理。

半仙：你是八卦山人？按呢你豈不是和先生同鄉的人嘛！

官員：先生，你是八卦山人？拜托的，收我做徒弟。

半仙：既然浪子會曉回家，實在真可歡喜的事。今，先生來給你收魂轉來，了後才入內去見你的師兄師弟，拜師學藝。

(官員脫下官帽與上衣，緊跟半仙後面，繞舞台。此時半仙一手拿鈴，一手拿着官員的上衣做道士收魂狀，官員手上可照樣拿一小鈴或三支點着的香，跟隨半仙念詞。)

半仙：精醒喔！阿土啊！

官員：精醒羅！先生啊！

半仙：精醒喔！阿土啊！

官員：精醒羅！先生啊！

半仙：轉來喔！阿土啊！

官員：轉來羅！先生啊！

半仙：轉來喔！阿土啊！

官員：阿土轉來羅！（大聲喊，同時入後台。）

幕畢劇終。

何義麟教授整理